

三十年后再回首

○林家彬（1977级土木）

时光飞逝，离开母校转眼已近三十个寒暑。这三十年的人生历程，或跌宕起伏，或波澜不惊，但在母校度过的四年半时光，则是我们永远拥有的美好回忆。回首当年的校园生活，同学们风华正茂的音容笑貌逐一在脑际浮现。

五湖四海聚拢来

1978年春季开学时，我满怀兴奋地来到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报到。当年建工系只招了我们这一个班，共37名同学。大家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各种类型的普通话你来我往，好不热闹。同学们的年龄和经历高度多元化，充分反映了77级生源的特

点。教师、技术员、工人、知青、军人、农民、应届高中毕业生，入学前的职业可谓五花八门。班里的老大哥老黄（黄宗瑜）入学时32岁，小老弟郭明辉只有16岁。老黄的儿子刚好1978年上小学一年级，“父子同上一年级”一时成为班里的谈资。我自己当年20岁，与全班的平均年龄大体相当。

分班始末

我们这个班入学时并不叫“结七”，而是叫做“房建八”。大家很快就发现什么地方不大对劲：为什么一起入校的其他各班都叫“XX七”，唯独我们叫“房建八”？有心的同学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建工系本来没打算招77级，把我们招进来之后原本想让我们等78级入学之后一并执行78级的教学计划，并且是准备分到建筑和结构两个专业里。很快，系里进行了一次美术基础摸底，按照摸底的结果



结7班同学郊游的合影，站立排左2是林家彬学长

和本人意愿，确定谁可以进入建筑学专业。摸底的方式，是在桌子上摆了个行军壶让大家画素描。我从未学过画画，画出来的东西实在不像个东西。看看边上的同学在那里涂阴影，这才第一次见识到素描是怎么回事，于是也彻底打消了学习建筑学专业的念头。通过选拔，有10位同学在78级入学之后并入了建82班，他们是：于学文、吕江、冯晋、王蒙徽、关怀群、马沙、王瑛、卢亚奇、魏荣博、郭明辉。

闹明白为什么叫“房建八”之后，一部分同学（以年长者为主）认为推迟一年毕业兹事体大、孰不可忍，坚决反对变相留级为78级。在童华南等人的带领下，这部分同学坚持不懈地向系里和学校表达意愿，并在与有关负责人的座谈中有理有节地据理力争，最终如愿以偿。学校最终决定：学习结构专业的回归77级，学习建筑学专业的因为人数较少无法单独成班，只好并入78级。我们这个班的名称是在78级入校之后正式确定为“结七”的。包括我在内那些没有参加交涉而又留在结七班的同学得以坐享其成，在此应当感谢一下几位为此付出了时间和精力和精力的先觉们。

被学日语

入学之后开外语课之时，系里通知我们这个班学习日语，理由是：学校的英语教师不够，而日本的抗震技术世界一流，因此我们这个班学习日语是非常适合的。就这样，我们班的“一外”被定为日语。毕业以后，有十来位同学（童华南、林庞宪、高小航、李康宁、林家彬、张青、李德果、周亚军、范重、李常山、陈旭能）

先后到日本留学或进修，而基本无人直接到欧美国家留学，体现了极强的“路径依赖”。

日语课开始之后，清晨在校园里拿着自制的一把单词卡片背日语单词就成了许多同学每天的规定动作。更有那惜时如金的，就连在食堂排队时也在背单词。有的同学还自创了记单词的独门秘笈，其他同学也跟着受益。比如胡德均灵光一现的“八卢布一个阀门”，就令我至今仍记忆犹新。练习日语发音的时候，来自川贵一带的同学难以分清“la行”和“na行”的区别，时常令大家忍俊不禁。

记忆中的那些名师

清华名师荟萃，令人记忆深刻。先从小课说起，高等数学是好几个班一起上大课。首先是外形俊朗帅气、四十岁上下的袁传宽老师讲授高等代数。袁老师是华罗庚的嫡传弟子，是华罗庚亲自向刘达校长推荐才得以从兰州调入清华任教的。他操一口洪亮圆润的标准普通话，气定神闲地娓娓道来，把高等数学中的代数部分讲得引人入胜，很多同学都感到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据说后来的学弟们称他为“最有风度的老师”。他在给我们的最后一堂课上告诫我们：看书学习“不能都像小河流水哗啦啦”那般浮光掠影，而必须有重点地深入思考和细细品味。上网搜索了一下，得知袁老师后来到美国任教20年，近年回国担任了中关村创新研修学院的院长。教授我们几何的老师也同样令人敬佩，但名字记不得了。他右手有残疾，用左手写出漂亮的板书，需要画图时就用右臂按住三角板，略微显出一点吃力。他的

□ 值年园地

授课条分缕析、干净利落，同学们从他的课上学到的不仅是数学知识，还有他用行动演绎的“自强不息”的清华精神。力学课也是几个班在一起上大课，老师是力学系的时学黄老师。据说他在1957年反右时被打成右派，应该受过不少磨难，当时50岁上下仍是孑然一身。但从他的外貌并看不出多少沧桑，永远是容光焕发、精力充沛的样子。他的讲课语言生动、妙趣横生，他作为曾经的桥牌国手，还义务开设了桥牌讲座，将许多同学带入了桥牌的殿堂。

到了专业课，与老师的接触就密切起来。教授我们钢筋混凝土结构课程的罗福午老师和蔼可亲，不仅课讲得好，而且非常愿意在课下和同学们聊天交谈，和同学们建立了亦师亦友的深厚感情。当时就感觉到他的讲课非常注重方法，循循善诱。他的一句“配筋是一门艺术”成为同学们中间流传至今的至理名言。后来得知他还先后担任了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室副主任、国家教委直属工科院校教育研究协作组秘书长、国际高等工程教育学术讨论会副秘书长、中国高等教育评估研究会个人理事等职务，称得上是一位教育家。给我们讲授土力学课程的是水利系的陈仲颐教授，他知识渊博、气度不凡，第一堂课上给我们讲了许多由于边坡失稳而导致的国内外重大工程事故的案例，一下子就把我们深深地吸引住了。陈教授是台湾人，后来还担任过台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如今已是年近九旬了。

对我人生产生最为重大影响的恩师是谢文蕙老师，她讲授的建筑经济学课程，其讲课的状态绝对称得上是激情四射。上课之前就在黑板上写满了要讲的主要内

容，一旦开讲便气势如虹，而且旁征博引、妙语连珠。“决策的失误才是最大的浪费”，就是她在这门课上让我们认识到的一个重要理念。她的授课使我对经济学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在报考研究生时选择了经济管理系，成了谢老师的弟子。以此为起点，后来到日本东京大学留学攻读国土与区域规划专业，回国后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事政策咨询研究工作，走上了一条有别于其他同学的专业道路。

专业实习

在我的印象中，四年半中比较大规模的专业实习共有三次。第一次是认识实习，地点离学校不远，好像是北京林学院的一栋大楼的建筑工地，干的是体力劳动——钢筋工。第二次是钢筋混凝土结构课的课程设计，让我们真刀真枪地参与了一座酒店建筑的结构设计。记得好像是分成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负责一个局部的结构计算。这座楼位于北太平庄的三环路边上，现在叫做“远望楼宾馆”。第三次是临近毕业的时候，由教我们“建筑施工”课程的梁绍周老师带队，赴上海进行了为期六周的现场实习。实习的主要部分是在宝钢的建设工程上，第十九冶金建筑公司是我们的实习单位。同学们两三个人为一组，分别跟着十九冶的一位技术员学习不同的技术工种。在此期间，梁老师冒着酷暑领我们参观了宝钢这个世界级现代化大钢铁厂的各个建设现场，使同学们大开眼界。另外，梁老师还为我们精心安排了一些重要活动，如带领我们到上海市内观摩有价值的工程，请老学长、上海五

建总工程师曹更新给我们开讲座等。有的同学至今还记得他带着我们在华东电管局大厦现场，了解当年很罕见的钢筋混凝土地下连续墙施工的场景。另外留下印象的是，十九冶的食堂伙食要比清华的学生食堂丰盛许多，个别同学一个月下来胖了好几斤。



结七班毕业25周年聚会合影，前左4为林家彬学长

为了健康工作五十年

校园生活开始之后，大家便在“争取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激励下，积极地投入到了体育锻炼之中。“8-1>8”是清华人公认的重要定理。我在头两年里担任班级体育委员，第一年的每天早上还要带领全班出早操。

我们这个班里也有几位值得一提的运动健将：周亚军入学之前是甘肃省击剑队队员，入学后在新生运动会上一鸣惊人，夺得男子百米冠军，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校短跑队员。女生里的大个子张青后来进入了校女子手球队，并经过刻苦训练成为主力队员。穿军装的沈执丹似乎是受过专业的体操训练，玩起双杠来上下翻飞、煞是好看。李康宁入学时身体单薄瘦弱，但他意志力超群，每天苦练长跑和单杠不辍，两年下来出落得胸肌发达、臂膀粗

壮，能够连续做六十多个引体向上。我自己是在带领全班出早操时被田径全能队的詹世林教练相中，从此进入校全能队进行训练，并从二年级开始担任全能队队长直到毕业。

负笈东瀛五人组

大概是到了1981年底的时候，国家将选拔公派留学生到国外留学的消息在学校传开。由于清华决定将学制改为5年，因此我们77级赶不上1982年的国家第一批公派留学，只能和其他学校的78级一起争取1983年的第二批公派留学名额。但我们的班长童华南由于入学前就是某建工学校的教师，具有较好的专业基础，因此成功地争取到提前毕业，得以与其他学校的77级毕业生一起，于1982年10月赴日本留学。他进入了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师从著名的建筑抗震专家片山教授。我们这些按部就班毕业的人则通过1982年的研究生

□ 值年园地

招生考试选拔，林庞宪、高小航和我获得留学资格，三人一起到设在大连外语学院的国家教委出国人员培训部接受了为期半年的日语培训，于1983年10月东渡日本。林庞宪进入了京都大学，高小航和我进入了东京大学。李康宁则是毕业后直接留校任教，旋即由学校公派赴东京大学留学。这样，我们这个班一共有5人毕业后留学日本，其中4人在东京大学，1人在京都大学。但林庞宪在博士课程学业尚未完成时便不幸罹病去世，令人扼腕不已。

曾经在网看到一位1980级学弟孙利民（同济大学教授、长江学者）对我们的评价，照录于此：“1986年日本文部省直接从中国招收了10名留学生（不包括通过国家教育部的招生名额），其中清华的学生占了3名，与我同去日本的还有郑京哲（土木系80级）和冉斌（土木系81级）两位同窗，一同进了东京大学土木系。先于我们几年已有几位留学东京大学的土木系77级先辈，他们是童华南、高小航、李康宁和林家彬，这些学长们的优秀和勤奋给日方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他们的表现日方教授对清华大学和它的学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日本文部省的留学生录取，对清华的学生仅通过清华的课程成绩单来选考，而不再要求其他考试。……到日本后，上面提及的几位先辈在学习和生活方面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和指导，我们也处处以他们为榜样，勤奋学习工作，不敢怠慢，顺利完成了学业。”

天南地北显身手

我们毕业之后这30年，是中国城市化迅速发展的30年，更是各类建设活动空前

密集的30年。仅以住宅建设为例，近年来全世界每年住宅建设面积的1/4是在中国的城镇中完成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这些工民建专业的毕业生可谓是躬逢其盛、生正逢时。30年中，我们无论身在何方，身处什么岗位，都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试举几位杰出代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范重，曾担任国家体育场“鸟巢”的钢结构总设计师；天津建工集团总工程师胡德均，天津市最近20多年建成的许多重要建筑都与他的名字分不开；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乐贵平，多年来一直在为北京市的地铁建设殚精竭虑。

最后，我把结七班26位同窗分门别类地做个点名：在设计院任职者8人——黄宗瑜、张青、陈文渊、王铁男、朱红、赵红、范重、陈旭能；在学府教书育人者2人——陈思作、肖常安；在国企任职者5人——胡德均、李常山、乐贵平、焦秀奇、李德果；在民企任职者4人——周亚军、沈执丹、刘庆灿、邵惠；客居北美者4人——童华南、高小航、程民宪、刘均真；国内外两栖活跃者2人——李康宁、张合贵；从事政策咨询研究工作、以码字为生者1人——林家彬。

